

影梅菴憶語

影梅菴憶語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【全】

28471/6000(3)/1:1

知不足齋  
藏書

PDF



影梅菴憶語

冒襄 著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

FUDAN JF20000046079J 复旦图书馆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再版

# 影梅菴憶語 全一冊

○(定價大洋二角五分)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原著者

冒

襄

校閱者

周

瘦

鵲

發行人

沈

駿

聲

印刷者

大

東

局

發行所

大

東

局

發行所  
上海四馬路  
暨各書路  
大東書局

不 准 翻 印

知不足齋  
PDG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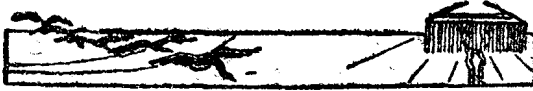
## 讀影梅菴憶語

周瘦鵑

我在學堂裏念書的時候，就喜歡讀那種富於情感的文章：如韓昌黎的祭十二郎文，歸震川的項脊軒記；袁隨園的祭妹文，都是掬著心兒，蘸著淚兒，放在那行間字裏，爲我所百讀不厭的。離校以後，又愛讀那些富於情感的小說雜作，并愛看那些富於情感的新舊劇與影戲，非撥動了心弦，眼眶中有了眼淚不止。而許多富於情感的小說雜作中，最初便愛讀末冒巢民先生的影梅菴憶語，因爲影梅菴憶語就是一部富於情感的書，而又好在寫實，那字裏行間，當真有冒巢民先生的心兒淚兒在著。

影梅菴憶語是爲了紀念他愛姬董小宛而作的。小宛的爲人，除





澹心先生板橋雜記中曾有所記，其文云：『董白，字小宛，一字青蓮；天姿巧慧，容貌娟妍，七八歲時，阿母教以書翰，輒了了；少長顧影自憐，鍼神曲聖，食譜茶經，莫不精曉；性愛閒靜，遇幽林遠澗，片石孤雲，則戀戀不忍去；至男女雜坐，鼓吹喧闐，心厭色沮，意弗屑也！慕吳門山水，徙居半塘，小築河濱，竹籬茆舍，經其戶者，則時聞詠詩聲，或鼓琴聲，皆曰：「此中有人」！已而扁舟遊西子湖，登黃山，禮白嶽，仍歸吳門，喪母抱病，賃居以棲，隨如皋冒辟疆過惠山，歷澄江荆溪，抵京口，陟金山絕頂，觀大江競渡以歸，後卒爲辟疆側室，事辟疆九年，年二十七，以勞瘁死』。此外張公亮先生也有一篇冒姬董小宛傳，似乎根據影梅菴憶語而作；至於冒巢民先生又是甚麼人呢？知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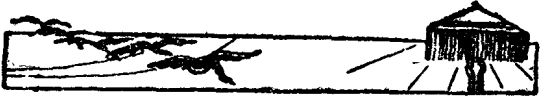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因多，不知者怕也不少，因附帶在這裏介紹一下：『先生名襄，字辟疆，自號巢民，如皋人，明名臣冒起宗子；幼有俊才，負時譽，史可法薦爲監軍，後又特用司李，皆不就：所居有樸巢水繪園，深翠山房諸勝，入清後著書自娛，賓從宴遊，極一時之盛，有樸巢水繪二集。』我們看了他的生平，便可知他是箇才人雅士，得姬人如董小宛，那真是才子佳人的奇緣啊！——

巢民先生對於小宛，確有極深摯的愛，但瞧他憶語開首說：『愛生於暱，暱則無所不飾，緣飾著愛，天下鮮有真可愛者矣；矧內屋深屏，貯光闌彩，止憑雕心鏤質之文人，描摹想像：麻姑幻譜，神女浪傳；近好事家復假篆聲詩，侈談奇合，遂使西施夷光文君洪度，人人閣中有之，是亦閨秀之奇冤，而噉名之惡習已。』





『這一番話，將旁的人一筆抹煞，表示他讚美小宛，並無假飾，並非描摹想像，並不是假篆聲詩，侈談奇合，也並沒有噉名的惡習，這樣用力一提，就聲明這一部影梅菴憶語是千真萬確，而也顯見小宛是十全十美了。第一節的末尾又說：『余年已四十，鬚眉如戟，十五年前，眉公先生謂余視錦半臂碧紗籠，一笑瞠若，豈至今復效輕薄子漫譜情豔，以欺地下？倘信余之深者，因余以知姬之果異。』這些話簡直是大聲疾呼，要人知道小宛的是好女子，他決不敢打謊話騙人，看他詞氣的懇切，差不多達到了賭神罰呪的地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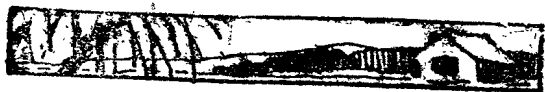
小宛的貌如何美豔？憶語中並未用力描寫，不過第二節記良晤之始，有『面暈淺春，纈眼流視，香姿玉色，神韻天然。』四語





：寥寥十六字，不作一廢話，而已足見小宛的姿貌絕美，無可譬說，這十六箇字，也可以說得是美人的重要條件，只須配得上這十六字，便是絕世美人了！下面接有：『懶慢不交一語；』輕輕一點，卻顯得小宛不但美貌，并且是簡極有品格的女子，和一般庸脂俗粉不同了！

男女之間，只要意氣相投，性情相合，便如磁引鐵，如珀拾芥的，很容易發生愛情。巢民之於小宛，卻是更進一步：第一次見面，便已傾心，所以他記良晤之始，就有『余驚愛之』的話，那時他們兩下裏還沒有開過口，講過話，這豈不是一見傾心麼？以後第二次第三次見面，都是在有意無意若即若離之間，而彼此心坎中的情苗，卻已怒生滋長，不可復遏；因此引起小宛求見太夫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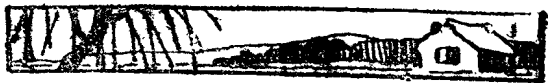
人，作進一步的親近，終於不願女孩兒家羞人答答，先自向巢民婉達託以終身之意，然而巢民究竟還有些迂拘，不敢答應，同時小宛方面，也起了甚麼糾葛！所以憶語第三節中，一則曰：『爲寶霍豪家掠去；』再則曰：『後爲寶宦門下客以勢逼去；』這所謂寶霍，分明是借用漢代寶皇后霍光，隱指當時的甚麼豪貴，但不知這豪貴畢竟是誰呢？當時巢民對於小宛蒙難，似乎並不在意，而只惦念他兵火患難中的老父，因有『負一女子無憾』之語；在巢民雖不失爲孝子，對小宛卻似乎過於薄情了！

小宛以後的生活，似乎很艱苦：一則爲勢家所驚，二則母死，三則想念巢民太切，因此種種，便不得不病了！病中相見，情深若揭，那時的情景，要是畫一幅「紅樓問病圖」，定極纏綿悱惻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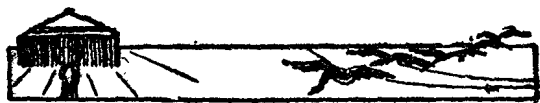


致；小宛的幾句話，更來得悱惻纏綿，伊見巢民急急要去，便牽留他道：『我十有八日，寢食俱廢，沈沈若夢，驚魂不安，今一見君，便覺神怡氣王。』試想病了半箇多月，至於睡不熟喫不下，一見了愛人，便會「神怡氣王」，倘不是爲的「情癡」，怎能如此？而也足見西廂上所說「治相思無藥餌」，委實不錯：惟有愛人纔是治相思的良藥啊！第二天巢民上襄陽去，小宛竟象沒有病的一般，帶了行裝，隨路祖送，經濟關到梁溪昆陵陽羨澄江，達北固，憶語中說：『閱二十七日，凡二十七辭，姬惟堅以身從，登金山，誓江流曰：「妾此身如江水東下，斷不復返吳門。」余色變拒絕。』瞧伊這樣的一往情深，誓死相從，真是難得，而巢民畢竟是箇迂夫子，二十七天中，辭了伊二十七次，且還色變拒絕



，他只爲醉心功名，輕視情愛，終於遣去小宛，使小宛掩面痛哭失聲而去，孤另另的重返吳門；他卻還說：『余雖憐姬，然得輕身歸，如釋重負！』象這樣鐵石心腸的「薄情郎」，合該借金玉奴的棒來，將他痛打一下！要不是小宛，換了箇心志不堅的女子，早就死心塌地，另去愛上了旁的人，何必戀戀不捨於你這位薄情的冒大爺啊？小宛回吳以後，竟一百日茹素杜門，聽金陵僧行之約，那知巢民自管去趕考，並不踐約；累得小宛孤身帶了一箇老嫗，從吳門搭船趕往金陵，半路上遇了強盜船。躲在蘆葦中，又壞了舵，三天沒喫東西，這種苦楚，不明明是巢民害伊喫的麼？好容易彼此見面了，巢民又因老太爺回來，喜出望外，竟不爲小宛謀去醜，跟著他父親往鑾江去！又累得小宛搭船相追，在燕子





磯遇了風，幾乎身遭不測！這種苦楚，不又明明是巢民害伊喫的麼？巢民在鑾江候榜，中了副車，很失意的趕回家去，而小宛不因他不第而改變初志，仍是痛哭相隨，誰知巢民因伊在吳門負著債，債戶逼得很厲害，也並不給伊設法，竟喚小宛重返吳門，他憶語中說：『舟抵郭外樸巢，遂「冷面鐵心」，與姬決別；仍令姬歸吳門，以厭責逋者之意。』試瞧他堂堂丈夫，不能給一箇傾心相愛的女子料理債務，反叫伊回去，以厭責逋者之意，這分明是把伊投入虎狼之口，而自己反袖手旁觀，這樣的「冷面鐵心」，不但該借金玉奴的棒來痛打，直當一刀殺卻；劉大行指斥他說：『辟疆夙稱風義，固如是負一女子耶？』真罵得痛快；而巢民偏自厚顏，還說：『黃衫押衙，非君平仙客所能自爲。』硬要別人給



他幫忙，幸而仗著大行等幾箇好友和虞山錢牧齋等一行人的大力，纔給小宛還了債，落了籍，由牧齋親自送到如皋；巢民說：『然往返葛藤，則萬斛心血所灌注而成也。』這話原是不錯，但我以為這萬斛心血，全是小宛和朋友們的心血，巢民始終是貪天之功，藉人之力。

小宛既歸了巢民，巢民可就大享豔福了；如『偕登金山，時四五龍舟，衝波激盪而上，山中遊人數千，尾余兩人，指爲神仙，繞山而行，凡我兩人所止，則龍舟爭赴，迴環數匝不去。』文人愛弄筆頭，說得未免過分了些，然而小宛的娟好，巢民的瀟灑，可想而知。又如：『秦淮中秋日，四方同社諸友，置酒桃葉水關，眉樓顧夫人等，皆與姬爲至戚，美其屬余，咸來相慶，是日新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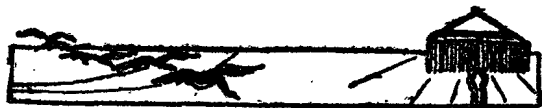
演燕子箋，曲盡情豔。」又如江口梅花亭子上的轟飲；鴛湖烟雨樓畔的清遊；都見得二人的豪情逸致，令人妬煞羨煞！

小宛不但美貌，并且是箇有德有才的女子，如事姑事大婦，都能得伊們的歡心，憶語中所謂：『服勞承旨，較婢婦有加無已，烹茗剝果，必手進，開眉解意，爬背喻癢，當大寒暑，折膠鑠金時，必拱立座隅，強之坐飲食，旋坐旋飲食，旋起執役拱立如初；每課兩兒文，不稱意，加夏楚，姬必督之改削成章，莊書以進，至夜不懈，閱九年，與荆人無一言柄鑿。至於視衆御下，慈讓不違，咸感其惠；余出入應酬之費，與荆人日用金錯泉布，皆出姬手，姬不私銖兩，不愛積蓄，不製一寶粟釵鈿。』讀了以上諸語，便可知小宛的賢德，真是難能可貴；試看現在一般大家的



姨太太，那一箇不是窮奢極欲，狂放無度？休想事姑事大婦，還得要丈夫去服侍伊；得了丈夫的錢，使用之如泥沙，不管他來處不易，至於釵鈿寶粟，更愈多愈妙，鑽石滿身，全是逼拶丈夫的膏血而得，伊們以爲做姨太太，是專爲享福而來，不是穿得好，喫得好，插戴得好，便不成其爲姨太太了！賢德如小宛，直可作往古來今一般姨太太的好模範。

憶語中又說：『於女紅無所不妍巧，錦繡工鮮，刺巾裾，如蠟無痕，日以六幅，剪綵織字，縷金迴文，各厭其技；』又『余數年來欲哀集四唐詩，姬終日佐余稽查鈔寫，細心商訂，永日終夜，相對忘言，閱詩無所不解，而又出慧解以解之；』又『學曹娥碑，日寫數千字，不訛不落，余凡有選摘，立鈔成帙，或遺事妙句





，皆以姬爲紺珠；』又『能作小叢寒樹，筆墨楚楚，時於几硯上輒自圖寫；』就這數語看來，又可見小宛的才慧，試問今日女子中，有幾箇能繡，能書，能畫，般般兼擅的，況且他出身勾欄，並未用過苦功，真是不可多得咧！

影梅菴雅事，不一而足，如烹茗品香，藝花玩月，都可以入詩入畫；此外如釀飴爲露，煎瓜果作膏，和手製食品等，也都說得津津有味，如今凡是讀影梅菴憶語的，幾乎人人發爲幻想，願化身作冒巢民，花晨月夕，與小宛相共，任是如巢民所說：『余一生清福，九年占盡，九年折盡；』也一百二十箇情願啊！

巢民和小宛享了這幾年清福，便逢了甲申三月十九之變，這一天便是李闖入寇，崇禎帝自盡煤山之日，真可說是天崩地塌了！







他們所住的如皋城中，也有羣橫日劫殺人如草的恐怖，巢民一家不得不避難出走，不道入江遇盜，又經歷了無限的艱險困苦，小宛所有珍愛，完全散失；第二年清兵入犯，薙髮令下，大起騷亂，巢民爲便利逃亡起見，想將小宛託與友人，雖說別具苦衷，論情也未免太忍。小宛口頭不敢反抗，心中何嘗願意？但看伊對巢民說：『君堂上膝下，有百倍重於我者，乃以我牽君之臆，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；我隨君友去，苟可自全，誓間關匍匐以俟君回。脫有不測，前與君縱觀大海，狂瀾萬頃，是吾葬身處也！』這一席話，真是聲淚俱下，萬分委曲，料想伊那時的一寸芳心，正不知如何痛楚咧！然而巢民所捨得下的，他的父母卻捨不下；畢竟仍帶了小宛同走，憶語中說：『自此百日，皆展轉深林僻路，

